疫情会长期冲击劳动参与率吗？

报告发布日期 2023 年 02 月 13 日

证券分析师
陈至奕 021-63325888*6044
chenzhiyi@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19090001
孙金霞 021-63325888*7590
sunjinxia@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15070001
陈玮 chenwei3@orientsec.com.cn
执业证书编号：S0860522080003

联系人
孙国翔 sunguoxiang@orientsec.com.cn

相关报告

地方如何开新局？——地方两会再观察	2023-01-18
经济步入复苏周期——12 月经济数据点评	2023-01-18
返乡进行时——扩大内需周观察（20230116）	2023-01-18

研究结论

- 新冠疫情致使各大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于部分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供给受到的冲击是暂时的，但也不乏疫后劳动参与率难以弥合的经济体，其中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劳动参与率下降”+“高职位空缺”的罕见组合是其工资-通胀螺旋的罪魁祸首。回到国内，中国虽然已经经历完一轮疫情反扑，但未来感染潮是否会再次出现，会间隔多久出现等等问题都还是未知数，新冠疫情对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冲击是否也会在我国上演？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 疫情爆发对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冲击十分明显，2020 年全球劳动参与率同比下降了将近 2 个百分点，而且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都普遍如此，我国亦不例外。**短期视角下，2020 年 2 月全国劳动参与率环比减少约 9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远超海外，可能是由于我国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2022 年 12 月我国劳动参与率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降幅远低于 2020 年初，横向对比来看，该降幅普遍低于欧美国家第一轮疫情时劳动参与率的降幅，但高于日韩彼时的降幅。**
- **劳动参与率需要多久才能修复？2020 年的经验显示大概需要 4 个月。**2020 年 6 月城镇劳动参与率回升至上年同期水平，不过和 2020 年复工复产速度相比，2022 年末的这一轮修复有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海外经验来看，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在 1-2 个季度内完成短期反弹。
- **除了影响劳动力总量，新冠疫情还放大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外来人员、应届生等就业群体在疫情下更为脆弱。**2021 年以来，在疫情升温阶段，外地户籍的调查失业率远高于本地户籍，原因可能是外来人员从事餐饮等接触式服务业的比例相对更高，其就业受疫情的冲击也就更大；后疫情时期，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景气指数与整体的分化持续扩大，作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应届生就业对应于增量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速更为敏感。
- **我国劳动参与率常年处于国际偏高水平，不过自 90 年代以来逐年下降，以 2010 年和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十年间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原因基本可归结为 3 个方面：1）青年群体受教育年限延长、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16-24 岁群体拖累城镇劳动参与率 1.8 个百分点；**2）处于劳动年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滑**，25-59 岁女性人口拖累城镇劳动参与率 1.1 个百分点；**3）财富效应、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参与率也起到了负面效应，**达到退休年龄的居民更多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20 年 60-64 岁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 2010 年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
- **我国的劳动参与率是否会因为疫情而长期受挫？**一般认为，导致海外部分经济体劳动参与率下行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高额财政补贴，该影响偏短期；二是包括“Long COVID”在内的新冠带来的直接影响；三则是周期性因素，如疫情导致部分年长者选择提前退休，而且这部分群体很难再回到劳动力市场。**其中，老龄化带来的“新冠退休”风险以及“Long COVID”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但我们认为：**
- **1）“Long COVID”对欧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但对其余经济体却鲜有影响，**可见“Long COVID”对不同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差异较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可能受影响越大，由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可能较为有限。
- **2）虽然我国“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年龄，面临疫情相对脆弱，但延迟退休政策落地有望对此进行缓释。**1962-72 年出生人口合计近 3 亿，若以当前的退休年龄（女 50 岁、男 60 岁）推算，2023-30 年每年将新增退休年龄人口 1000 万以上，即使没有新冠疫情，我国劳动参与率也面临来自人口结构的压力。不过，“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在即，有望提升 50-64 岁群体的劳动参与率，缓和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冲击。
-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影响经济复苏；延迟退休政策节奏不及预期；假设条件变化影响测算结果的相关风险。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目 录

疫情的短期冲击：劳动力离场与结构性矛盾 4
疫情冲击下劳动力离场约 4 个月方能修复 4
弱势就业群体受损更多 5
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效应 6
我国劳动参与率本身就处在长期下行中 7
“Long Covid”的影响在国家之间差异大，发达国家受损更多 8
“新冠退休”遭遇“延迟退休”，劳动力供给冲击预计有限 8
风险提示 9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图表目录

图 1： 2020 年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 5
图 2：疫情爆发之初，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骤减....5
图 3： 2020 年 2 月陕西省劳动参与率环比下降约 6 个百分点 5
图 4： 陕西省劳动参与率与就业人口比 5
图 5：疫情对外来人口就业的影响更大 6
图 6：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下滑幅度更大 6
图 7：美国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疫情前....6
图 8：日本劳动参与率增长趋势低于疫情前....6
图 9：韩国劳动参与率已超过疫情前....7
图 10：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已回到疫情前的趋势 7
图 11：我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 7
图 12： 我国劳动参与率仍处于国际偏高水平 7
图 13：2010-2020 年城镇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 8
图 14：各年龄段的就业人口比例均普遍下降....8
图 15： 美国因 long covid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8
图 16：英国 35-49 岁非经济活动人口占比 8
图 17：疫情后美国退休率提升 9
图 18：退休年龄人口测算 9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新冠疫情致使各大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于部分经济体而言，劳动力供给受到的冲击是暂时的，但也不乏疫后劳动参与率难以弥合的经济体，其中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劳动参与率下降”+“高职位空缺”的罕见组合是其工资-通胀螺旋的罪魁祸首。

回到国内，中国虽然已经经历完一轮疫情反扑，但未来感染潮是否会再次出现，会间隔多久出现等等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此背景下，新冠疫情对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冲击是否也会在我国上演?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疫情的短期冲击：劳动力离场与结构性矛盾

疫情冲击下劳动力离场约 4 个月方能修复

疫情爆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劳动者由于健康问题、照料家人等原因离开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这一规律从高收入国家到低收入国家普遍适用。2020 年全球劳动参与率同比下降了将近 2 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中美国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中越南、印度分别同比下降了 0.7、3 个百分点，我国则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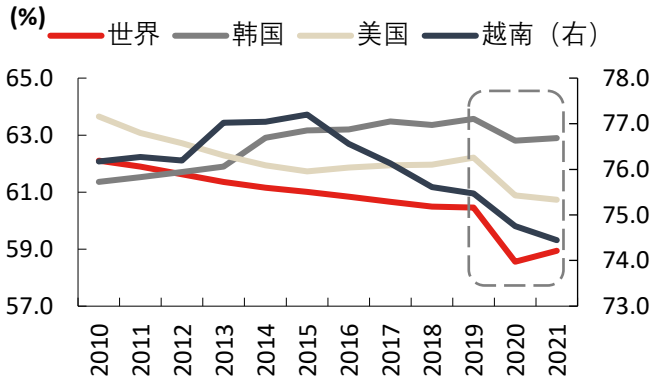
从全国到地方，就业指标在疫情爆发时点所出现的变化也很明显。2020 年 2 月疫情爆发之初，全国劳动参与率环比减少约 9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远超海外，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第一轮疫情中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背后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并且当时复工复产推进较为缓慢，影响力劳动参与率数据。陕西省公布的数据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2020 年 2 月陕西省劳动参与率环比减少了约 6 个百分点，对应 9%的劳动者暂时性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 月陕西省就业人口比环比减少了约 8 个百分点，意味就业人口数量环比下降 13%。2020 年一季度，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同比减少了 5400 万，全国 6%的就业者退出劳动力市场。

2022 年末的疫情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已有体现，岁末年初劳动参与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生产端将受制于劳动力供给。据统计局，2022 年 12 月制造业企业员工到岗率明显不足，PMI 从业人员指数降至 44.8%，同时，反映劳动力供应不足的企业比重高于上月 6.5 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降幅远小于 2020 年初，横向对比来看，该降幅普遍低于欧美国家第一轮疫情时劳动参与率的降幅（2020 年 4 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分别环比下降 2.5、3.7、2.3 个百分点），但高于日韩第一轮疫情时劳动参与率的降幅（2020 年 4 月日本、韩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环比下降 0.5 和 0.2 个百分点）。

劳动参与率需要多久才能修复? 2020 年的经验显示大概需要 4 个月。随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劳动力陆续返回，2020 年 6 月城镇劳动参与率已回升至上年同期水平；陕西省的就业市场也用了 4 个月修复，6 月陕西省劳动参与率、就业人口比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不过和 2020 年复工复产速度相比，本轮修复有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海外经验显示，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在 1-2 个季度内完成短期反弹，2020 年美国劳动参与率在疫情爆发后一个季度内以较大斜率反弹，继而进入缓慢修复阶段；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则经历了半年左右的快速修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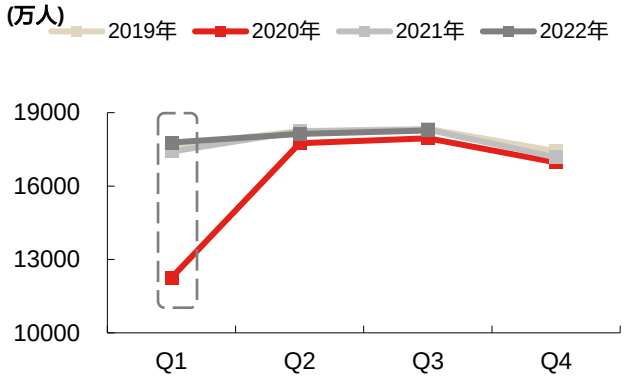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图 1： 2020 年各国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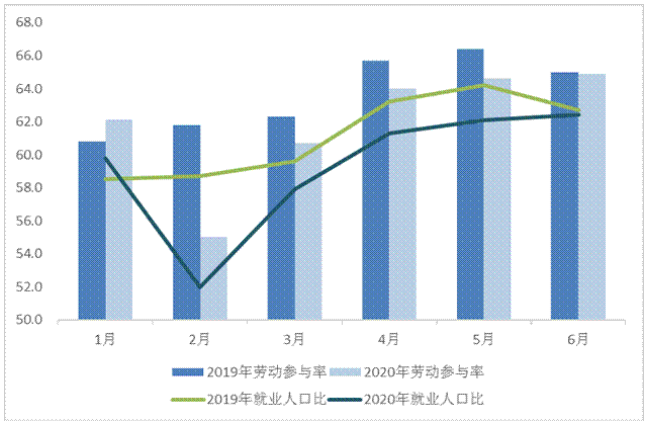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2：疫情爆发之初，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骤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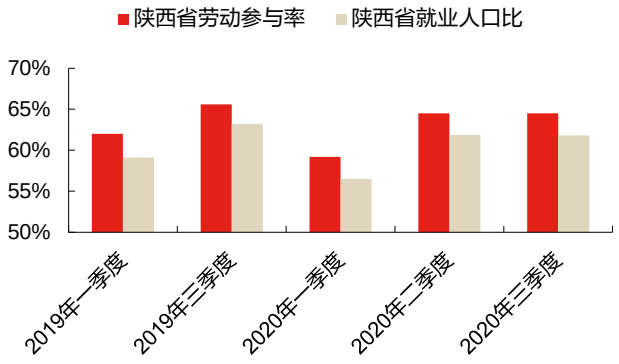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 2020 年 2 月陕西省劳动参与率环比下降约 6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4： 陕西省劳动参与率与就业人口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部分时期的数据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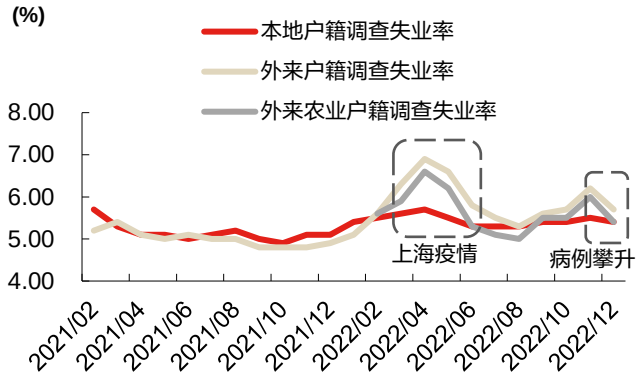
弱势就业群体受损更多

除了影响劳动力总量外，新冠疫情放大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外来人员、应届生等就业群体在疫情下更为脆弱。2021 年以来，在疫情升温阶段，外地户籍的调查失业率远高于本地户籍。统计局从 2021 年 1 月开始公布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调查失业率，2021 年两者的走势基本一致，并且外来户籍的调查失业率在大部分时间内低于本地户籍，这与我们的现实国情相符，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外来人员得以在失业期间返回农村，这部分失业不会体现在城镇调查失业率中。然而，2022 年两轮疫情反弹过程中，外来户籍的调查失业率均远超本地户籍，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外来人员从事餐饮等接触式服务业的比例相对更高，其就业受疫情的冲击也就更大。

后疫情时期，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景气指数与整体的分化持续扩大，作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应届生就业对应于增量就业岗位，对经济增速更为敏感。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度的下滑一方面是由于毕业生数量连年增长，2022 年相比 2019 年增加了 317 万，另一方面针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需求也相对更弱，根据《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2020 年二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同比与全国招聘需求同比基本持平，而 2022 年二季度两者的同比差距扩大至 56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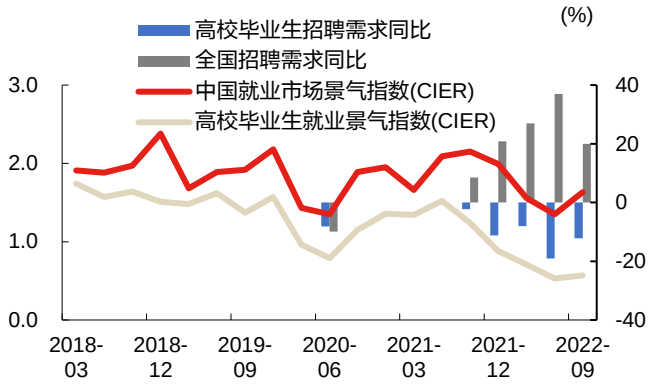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图 5：疫情对外来人口就业的影响更大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6：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下滑幅度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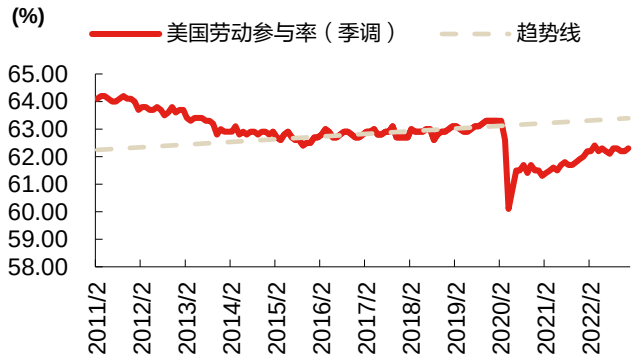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Dateyes!，智联招聘，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部分数据缺失

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效应

不同于短期抑制，新冠对各个经济体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影响不尽相同，韩国、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已基本回到疫情之前的趋势，日本的劳动参与率虽已与 2019 年持平，但低于其增长趋势，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与疫情之前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美国通胀难以消散的重要原因——普遍认为劳动力供需失衡导致劳动者议价能力提升，这加剧了工资-通胀螺旋。于我国而言，疫情影响迟迟难以消退，导致海外劳动参与率下行的因素在我国也部分存在，因此探讨疫情对我国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影响十分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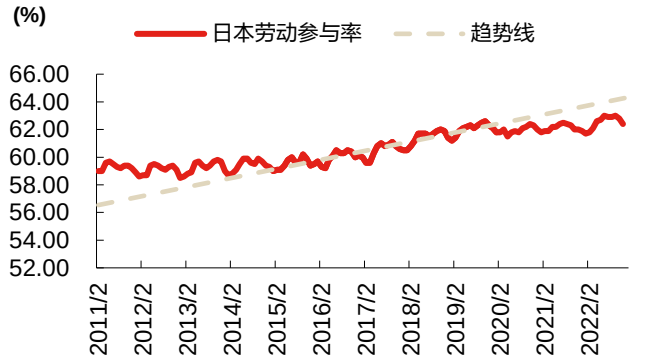
导致海外部分经济体劳动参与率下行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高额财政补贴增加了居民的经济稳定性，使得部分群体不愿意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财政补贴退坡，逻辑上这一因素也会随之消退；二是疫情本身带来的影响，如移民的数量下降、部分群体不得不更多地照料家庭，以及“Long COVID”（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感染新冠 3 个月后，仍然存在或逐步新出现的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2 个月，且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最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呼吸急促和睡眠障碍/失眠）影响了部分劳动者的健康；三则是周期性因素，疫情导致部分年长者选择提前退休，且这部分群体很难再回到劳动力市场。其中，人口结构带来的周期性因素以及“Long COVID”的潜在影响对于我国未来劳动力市场来说都值得关注。

图 7：美国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疫情前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趋势线的时间区间为 2015-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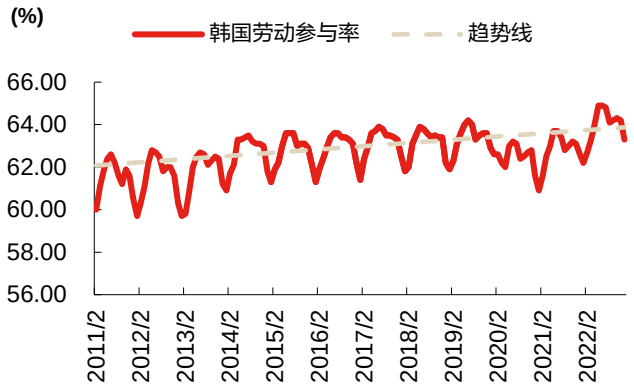
图 8：日本劳动参与率增长趋势低于疫情前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趋势线的时间区间为 2015-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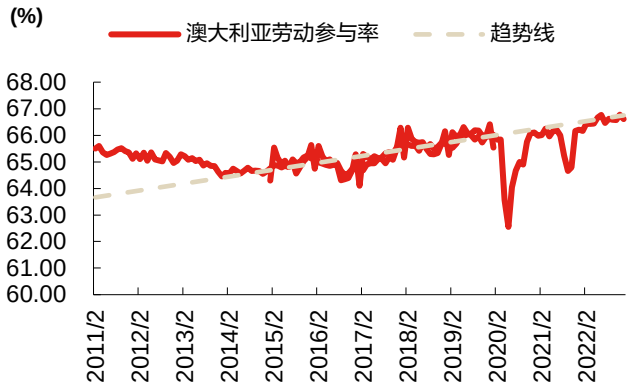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图 9：韩国劳动参与率已超过疫情前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趋势线的时间区间为 2015-2019 年

图 10：澳大利亚的劳动参与率已回到疫情前的趋势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趋势线的时间区间为 2015-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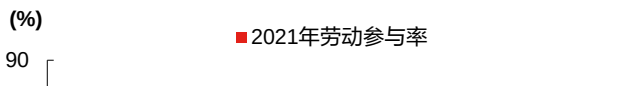
我国劳动参与率本身就处在长期下行中

劳动参与率衡量了劳动力市场供给端的参与情况，我国劳动参与率常年处于国际偏高水平，根据世行数据，2021 年我国劳动参与率为 68.1%，高于绝大多数国家，比 OECD 平均水平高出 8.5 个百分点，几乎仅次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和朝鲜。

不过，自 9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1990 年劳动参与率为 79.2%，2020 年则下降至 68.3%。以 2010 年和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10 年、2020 年城镇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64.3%、60%，十年间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原因基本可归结为 3 个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青年群体受教育年限延长、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16 至 24 岁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 49%下降至 36%，拖累城镇劳动参与率 1.8 个百分点；其次是处于劳动年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滑，25 至 59 岁女性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由 68%下降至 65%，拖累城镇劳动参与率 1.1 个百分点；财富效应、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参与率也起到了负面作用，前者几乎对各个年龄层均有影响，后者则体现为达到退休年龄的居民更多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20 年 60-64 岁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 2010 年下降了 2.8 个百分点**。

图 11：我国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

图 12： 我国劳动参与率仍处于国际偏高水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176